

何國
敬學
羣萃
注編

楚

辭

精

注

正中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臺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臺初版第二次印行

國學 楚辭精注

全一冊 精裝定價新臺幣一七〇元
平裝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注 者 何 敬 羣
發 行 人 黃 肇 珩
發 行 印 刷 正 中 書 局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登業字第〇一九九號 (6351)

分類號碼：851.54 (500) 澤

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., LTD.

地址 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 : 20, Heng Yang Road,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3822815 •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
郵政劃撥：0009914—5 • FAX NO. (02) 382—2805

海 外 總 經 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：3—886172—4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
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電話：291—4344 FAX NO. (03) 291—4345

東海書店

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

電話：791—6592

泰國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泰國曼谷暹羅華力路233號

美國總經銷：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 : 135-18, Northern Blvd., Flushing, N.Y. 11354 U.S.A.

FAX NO. : (718) 762—8889

歐洲總經銷：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 : 14, Gerrard Street, London, W1V 7LJ England

加拿大總經銷：嘉華圖書公司

Address : 340, Spadina Avenue, 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T 2G2

前言

正中書局編國學萃編，派我寫楚辭精注。楚辭是熱門文學，前賢注者，既代有名家；今賢探討研究者，更指不勝屈，亦各有千秋。這裏說要精注，不只是談何容易，而且將招徒爲大言之譏。但這題目，是書局派給我做的，我只好竭蹶從事，先研究一下怎樣爲精的辦法：精字可以兩個意義來看，一爲精妙，如老子：『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的，』這樣在杳冥之中去鑽稽其精妙？是往往會鑽到牛角尖中，成爲自詡創見的穿鑿附會之精，我不惟不想這樣做，也不能這樣做。一爲精要，如書：『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的精。』這以執中爲精，乃是中庸的，不詭異的，平平無奇的精。我想：以這一態度，依著前賢的準繩，不作放言高論，不畫蛇添足，也不穿鑿附會，但以平正淺近的觀點作紬繹，期於幫助讀楚辭者，能得到一個清淨的眼目，在馳說上，雖然不見其精，至在著意與作用上，或者還不致於是粗吧？

於精粗之間，既作了一個決定，又想到還有兩個問題，必須弄清楚，才好著筆作注解。

一爲楚辭範圍之確定：楚辭篇目，王逸章句，於大招後有漢人賈誼惜誓，淮南小山招隱詩，東方朔七諫，嚴助哀時命，王褒九懷，劉向九歎，及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等文七篇。朱子集注本，於大招之後，亦附賈誼惜誓，弔屈原，服賦，莊忌哀時命，小山招隱詩五篇。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則只錄屈宋之文至大招而止，不錄漢人的作品。按楚辭一名，始見於漢書朱買臣傳：『買臣見漢武帝，說春秋楚辭。春秋是先秦之書，楚辭與春秋對舉，而莊助淮南，均買臣同時人，可見買臣所說的楚辭，乃指楚人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，蔣驥將漢人附庸於楚辭的篇章，概行略去，這一甄別是正確的，本書作注

的範圍，即決定依蔣驥至大招而止的篇章。

一爲楚辭文體的明辨：楚辭爲後世辭賦之祖，其文體，實爲上承商周詩歌，脫胎於三百篇的，惟美的抒情詩。由於辭藻的奇瑋瑣幻，乍觀之，似乎有一種特具的面目，因之，近人便以爲詩三百篇是北方文學，楚辭是南方文學。這不徒是好奇於異的曲說，實是不明楚辭何以爲美者的曲說。春秋戰國時，各國政刑雖各自爲政，但文物聲教，則還是一致，並沒有兩樣。楚辭第一篇爲離騷，即屈原自敘之文，等於孟子的好辯章，莊子的天下篇，乃是戰國中諸子著書者一般的作風。楚辭托意比興，即全本於詩三百篇。如善鳥香草，即關雎，鴻雁，棠棣，蘋蘩。如惡禽臭物，即鴟梟，蜉蝣，蟄茨，稂莠。喻君子的虬龍鳳皇，即騶虞，麟趾，喻小人的飄風，雲霓，即彼何人斯的飄風，莫之敢指的蜺蜺。至於崑崙，扶桑的靈境，本於山海經，就重華，求處妃，驅望舒，揚雲霓的想像，則彷彿列子莊子，即均是當時無分南北的文學作風，其句法韻讀，全本於詩經，並且是商周以來，一脈相承的音節，更可以一一按之而不變的。周初伯夷叔齊的采薇歌：

陟彼西山兮，言采其薇矣！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神農虞夏忽焉沒兮，我將安適歸矣！吁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

箕子的麥秀歌

麥秀漸漸兮。禾黍油油。彼姦童兮，不與我好兮。

如詩三百篇的

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漪。——魏風

婉兮變兮，總角卅兮。未幾見兮，突如弁兮。——齊風

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——邶風

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，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——鄭風

即是楚辭聲情語調之所本。楚辭句調的特殊，即在兮之也只等助辭的普遍運用，而在國風雅頌之中，即爲習見的文法。只有招魂的些字，似乎是楚辭所特有，但也還是周南江漢，不可方思，不可詠思，大雅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的聲調。思與些變聲，乃是音近而相轉，還是本於周南的舊音。楚辭的韻讀，經朱子陳第顧炎武等人的改正，更無一不與詩三百篇相合，並無所謂楚人特別的俗語音韻，離騷有幾處韻叶，以今音讀來似乎極不調順，後人疑爲是楚音的，如求宓妃之所在，與下句理字爲韻，若不相叶。實則小雅：不屬于毛，不離于裏；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，即是在理同韻。如矩矱之所同，與下句調字爲韻，若不相叶，實則車攻篇：弓矢既調，射夫既同，正是同調同韻。又如重之以脩能，與下句佩字爲韻，若不相叶，詩三百篇，亦無能字韻。陳第毛詩古音考云：能古音泥，佩古音皮。秦風悠悠我思，與下瓊瑰玉佩的佩字韻，佩即讀皮。由以上所舉，可見楚辭體制文辭聲調音韻所承者，上自殷季，下至春秋。北自孤竹國的夷齊，西自岐秦，中歷魏衛陳鄭，東極齊魯，南盡江漢，實無不包有，乃爲詩三百篇，變風變雅的延續，故其辭雖哀怨而不怒，雖靡麗而不妖，實爲承繼溫柔敦厚的詩教之傳統文學，正不必強作南北之分，才可以尊異之的！而且南國被文王之化，原較宋衛齊魯還要早，漢東在周初，即爲諸姬的封地，也更前於秦鄭等國，周南的漢廣，汝墳，召南的行露，江有記等篇作者，即是方城漢水之間的仕女。周太師不別之爲楚風，而將之編入二南之中，列爲

儀禮鄉樂的樂章，可見荆楚的詩教，正是岐周的一系。自春秋伊始，楚國與齊晉，分主夏盟，行人往來無虛歲，並未與北方相隔絕。楚人的文采聲教，以及行人的詞令，見於左傳國語國策者，也與齊魯鄭等國，沒有什麼不同之處。故知屈宋楚辭，即是詩三百篇的繼聲。所不同者，詩三百篇，均爲合樂的短章，楚辭則全爲抒情之文，如離騷遠遊天問招魂大招，且爲洋洋灑灑的長篇。詩三百篇，樸茂而涵渾，楚辭除天問外，則皆委婉盡致，文句亦調順，與秦以後語文極爲接近，這卽是其風格不同之點。這一點，又正是文學發展必然而有的演進。因此，我對於楚辭文體文藝的解釋，卽從其上承殷周，下開漢魏，乃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作演繹。

以上兩個問題，卽是以老生常談，卑之無甚高論的平常見解作分辨。以下各篇的注解，也就以這一見解作尺度，沒有『易人之意，反人爲實』的精微玄妙的見解，只作尋常五穀菽粟的分辨，用來寫這一題目作交卷，現在且持這一見解寫在卷頭，作爲本書的開場白，是否爲精爲粗，我已不暇作計較了。

例言

一、今傳楚辭，自以王逸章句，朱子集注兩本爲正確，而兩本字句，稍有異同。朱子的義理，較王本爲長，但王逸爲漢代舊本，其字句卽有疑義，實不宜爲之更張。本書於楚辭正文，概依王逸本，卽使義從朱說，亦但於注中引證，不改易章句的字句。惟九辯分章，則半從朱本。

二、王逸章句，於每篇中，不分段落，自是古代文章本然的體制。朱子於離騷，分兩韵一節，自九歌以下各篇，以同一韵爲一節。則爲讀者開一條理分明的眼目。按韻爲聲容語氣的表現，韻換，則語氣隨之而換。然亦有抑揚之間，韵雖換而語意仍爲申引止文之說者，卽應以文意爲段。本書爲適應譯注計，其分節依朱子，其分節的標準，則以兼用文義與韻叶爲段落。長篇如離騷天問遠遊招魂大招，及九章中的哀郢悲回風，文氣浩浩瀚瀚，使人對之，有茫無涯際的感想，則爲分大段落，撮要注明於大段落開始的一節之後，庶眉目分明，脈絡清楚。至短章如九歌天問卜居漁父九辯，大都舉目卽如指掌，故不作大段落的分別。

三、本書分節，既兼用文義與韻叶爲段落，故有一韵一節，亦有數韻合爲一節者。爲分別韻叶的界限，無論楚辭正文或譯文，凡一節數韻者，概於畢韻之字，左旁加一符號，以資辨別。其一節全爲同韻者，則不加識別的符號。

四、楚辭注本，王朱及洪興祖補注而外，以王夫之楚辭通釋，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林西仲楚辭燈。劉雲鵬楚辭章句，戴東原屈宋賦注等書爲善本。這幾家，又以王、蔣兩書的見解，最爲精密。至近

代說楚辭者，自王國維以下，大都故意與前人立異，以矜新奇，雖若言之成理，而實無可取材。本書注釋，仍以王朱兩家，及洪興祖補注爲依據，參以王夫之蔣驥注本，折衷互證。其義有未通之點，則以鄙見作補充。凡注文用王逸說，簡稱王曰或王注。洪興祖說，簡稱洪補。朱子說，簡稱朱曰或朱注。王夫之說，簡稱王釋。蔣驥說，簡稱蔣曰或蔣注。其他諸家之說，則全寫其人名或書名。至鄙見，如附於所引各家注後者，則加按字爲識別，如爲獨立的號目，則不加識別。

五、本書標點及以數目字分舉注釋，均依國學卒編規定的方式，以資畫一。其單字注音，概用國音符號，仍加一同音字，作相互的印證，以免誤讀。

六、楚辭全爲韻文，爲欣賞其音節之美，則韻讀仍爲重要。朱注於古今音讀不同的韻字，均注叶音。陳第則以叶音爲濫，以爲古音實有這樣的音讀。乃作屈宋古音義一書，較朱子叶音說爲精當。按字有古今異音，自是正確的。但叶音，也還是古今語文所實有的。例如志字，陳第即說古有平聲讀芝，去聲讀至兩音。這兩音，無疑的，即有一音是叶音。本書於今韻爲通韻者，概不注音，惟於今音讀來不諧的韻字，即依陳第古音，或朱子叶音注音。這些韻字，若爲稍僻的字，則先注本音，再注古音或叶音。若爲常見的字，如服，古音逼，即只注逼音，不注服字的本音。

七、本書每篇之前，均作小序，撮述一篇文義的要點，以明注釋的旨趣，以作研讀的眼目。讀者先讀此小序，然後讀正文，乃有迎刃而解的方便。

八、注文如字義的解釋，使事的出處，只能各條獨立，不能全篇貫通；故漢唐注經籍，必注疏並用，乃能義理燦然。現代以語體文注古書者，於注釋之後，作一白話解，亦即疏家的方法。但楚辭均

爲詩歌體的韻文，其風華蘊藉的聲情韻味之美，即全在聲調音韻之中。如用白話散文作解，即將味同嚼蠟。茲故以語體文譯成長短句的韻文，雖不能將原文的韻味，完全傳出，但能保全一部分詩歌的氣韻，比較散文作解爲有意義的。此所用韻字，原擬用中原音韻四聲通叶，以離騷九歌兩篇語譯先成，係用的詩韻，乃全用佩文韻府詩韻，以免參差。』

九、注釋古書的語源與使事，自必引前於其書的典籍作詮釋。但屈宋是先秦的作品，其所依據的典籍，秦以後即多不存，故王逸洪興祖，即不得不引漢人之說作注解。漢代去戰國的時間甚近，其語文音訓文法，既相差不會過遠，即使其文其事，原爲本於楚辭，也可以反映漢人對楚辭的解釋。本書故從王洪之例，凡都見之申引，間亦援漢魏人之說，以資印證。至魏晉以後之說，概不獵取，以免附會。

楚辭精注篇目

離騷經第一

九歌第二

一 東皇太一

二 雲中君

三 湘君

四 湘夫人

五 大司命

六 少司命

七 東君

八 河伯

九 山鬼

十 國殤

十一 禮魂

天問第三

九章第四

一 惜誦

一 離騷經第一 一
二 九歌第二 五〇
三 一 東皇太一 五二
四 二 雲中君 五四
五 三 湘君 五五
六 四 湘夫人 六〇
七 五 大司命 六三
八 六 少司命 六六
九 七 東君 六八
一〇 八 河伯 七一
一一 九 山鬼 七三
一二 十 國殤 七六
一三 十一 禮魂 七八
一四 天問第三 七九
一五 九章第四 一二七
一六 一 惜誦 一二八

二 涉江	一三四
三 哀郢	一三八
四 抽思	一四四
五 懷沙	一五〇
六 思美人	一五四
七 惜往日	一五九
八 橘頌	一六六
九 悲回風	一六八
遠遊第五	一七八
卜居第六	一九四
漁父第七	一九八
九辯第八	二〇一
招魂第九	二二二
大招第十	二四三
本書引用參考書目	二六〇

楚辭精注

清江何鑑琮 敬羣 編纂

離騷經第一

離騷經，屈原所作。據王逸說：屈原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爲三閭大夫，職掌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，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入與王圖議政事，出則應對諸侯，謀行職修，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靳尚，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，王乃疏屈原。據史記列傳說，屈原既紬，張儀爲秦詐楚，以厚幣賂靳尚，與懷王寵姬鄭袖，使楚絕齊。又激怒懷王與秦戰，亡失漢中六郡之地。懷王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，不聽屈原之諫，被誘入秦不返，屈原遂再被廢，離騷之作，卽在此時。懷王死於秦，楚人莫不歸咎子蘭，子蘭見離騷，乃遷怒屈原，使上官大夫短之於頃襄王，王遂流放屈原於江南湘沅之間，作漁父懷沙等篇，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。按屈原仕爲三閭大夫時當在懷王十一年，屈原年二十六歲。其第一次被紬，當在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之年。卜居之作當在此時。大約一二年，卽復起用，第二次被紬當在懷王入秦之年，屈原年四十五歲，九章惜誦抽思思美人，大約均作於此時。襄王三年，屈原年四十八歲，被遷江南，作九章涉江，襄王十二年，屈原五十七歲，作哀郢，其九歌、天問、悲回風、惜往日，則當爲涉江以後，哀郢以前之所作。屈原之死，蔣驥以爲當在頃襄王十五六年之間，那時他大約

是六十至六十一歲。

王逸解釋離騷經的意義云：離，別也，騷，愁也，經，徑也。言已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，猶依道經，以諷諫君也。洪補云：古人引離騷，未有言經者，蓋後世之士，祖述其詞，尊之爲經耳，非屈原意也，逸說非是。因之，蔣驥山帶閣楚辭注本，戴震屈原賦注，均將經字削去。按自東漢以來，離騷之文，均從王逸本傳出，學者習於用離騷經之名，已歷千餘年。且周秦諸子，如管子的經說，墨子的經上下，也均爲祖述其詞者所加上去的名目，後人並沒有將這些往字削去，故此：我們還是依照王本，用離騷經的名稱。但王逸解釋經字爲逕，則是穿鑿的，釋離騷這個名詞，也不免紆曲，失去了屈原的本意。離騷是屈原一篇自敘之文，也就是這篇文字的題目。這兩字的意義，當以太史公的解釋最爲簡切。史記屈原列傳：屈平……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。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。故憂愁幽思，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史公以離憂兩字釋離騷，正揭出了屈原用此兩字名篇的作用。離，與詩小雅：「正大夫離居」的離字一樣，就是：分離，隔離，離開的離，其意義乃是極爲明顯的，不須要作玄妙的，紆曲的解釋的。屈原因王聽不明，陷在爲讒諂邪曲所排擠傾陷的憂愁之中，因而苦心幽思，怎樣自處，怎樣離去這些憂愁，故此他以離騷名篇，篇中反覆敘述，即全是如何離開這憂愁的包圍圈的方法。如「迴朕車以復路」，欲爲歸隱遂初，如女嬃之誓，勸他不要過於與衆人立異，如靈氛，巫咸，遠適他國，另求明主的建議，即均是當時一般「邦無道則隱」，「諫不行，言不用，則去」的理論與離開憂愁的正常方法。如向重華陳辭，以檢討這憂愁之是否可離，上天下地求淑女，希望內正宮闈，作根絕憂愁之源

的辦法，從靈氛占辭，則是試以神遊六合之外爲離去憂愁的假設。但這些離愁的辦法，在他人可行，而在屈原，則以身爲楚國世臣——宗臣的地位與立場之特殊，不惟不能離，而且也不肯這樣的離，最後假托僕馬「相顧不行」，乃決定「從彭咸之所居」，也還是離愁——作以身殉道的離去憂愁的方法。故離騷之爲離憂，乃是極爲顯明的題目，太史公的解釋，是最爲簡明切當的。今觀離騷篇中惜懷王，初既與余成言，後悔遁而有他，故終致身被拘囚之禍，而自惜則如：余雖不難夫離別，如回朕車以復路，如勉強逝而無狐疑，即均爲素知審計過的道路。但爲靈脩之故，故忍而不能舍。亦自信得此中正，故寧貼余身至於九死而不悔。全文百八十七韻，雖自明冤苦，亦欲喚醒衆醉之人，能棄穢改度，挽救楚國危亡的命運。這實是孤臣孽子，無可奈何而號泣昊天之辭。故悲憤如箕子之歌彼狡之不與我好，哀怨如小弁之傷君子信讒，我罪伊何。這種文字，在百世之世，猶能引起讀者的共鳴，而在當時，反而更加招致了衆人的構陷，國無人，莫我知兮，所以只有去從彭咸之所居了。

離騷文法之美，可從忠厚溫柔，激揚哀麗八個字的角度去窺測，而得其彷彿。我們看國風：衛惠公庶兄頑的「牆有茨，不可埽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！所可道者，言之醜也！」刺衛宣公奪其子婦的：「新臺有泚，河水瀰瀰，燕婉之求，籛除不鮮」。雖然是諷人之詩，也還不免有尖酸刻毒之詞。至如離騷，雖在遭讒被放，至於無路可走之時，仍只作自怨自艾，惘惘眷顧，不能自己的情感。不但無申申之詈，且無悻悻之色，這才是上承「二南」二雅，忠厚之至的用心。離騷前段，寫忠而被讒，至於「朝渚夕替」，已經是無可奈何，大可以實行其「回朕車以復路」了，但還是「

忍而不能舍」。次敘女嬃的責難，靈氛巫咸的勸告，只是一一來一番自我的檢討，結果還是堅定其忠貞的立場，希冀靈修的覺悟，以挽回楚國阽危的命運。尤其對蠱惑懷王的那位妖妃——鄭袖，也只說「哀高丘之無女」，而不忍斥言。最後一切都無望了，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，才決然作「歷吉日乎吾將行」的幻想。但當臨眺故鄉，僕夫懷，予馬悲之時，終於斷然要從彭咸之所居，不忍眼見宗國之淪沒。這即足溫柔忠厚的敘述。這種敘述，其情苦而能達，其辭哀而不恠，其文辭境界中的想像力，豐富詭異而不失於正。除了美人香草，鳩鵲鸞皇，都成了借酒澆愁的比興資料之外。凡騎日月，挾元氣的太虛幻境，使豐隆，召西皇，以及聘有娥，陳重華，與鬼神相通的故事，也說幻如真，並奔湊在筆底之下，以附麗其多姿多采的寄托，便成了曠古未有的，激揚美麗的詞采，也成了古代惟美文學的開始。而此一開始，即極盡了文學上華采的輝煌，雖歷百代而光芒日新，在戰國時代的作家，能有這樣豐富的想像力，這樣色藝雙絕，情感洋溢的創作，在稍前是莊周，在後即是屈原。這兩人的作品，在文學上，均能自闢境界，自成體制，馳騁萬靈，超出塵垢之外，掉臂培風之上，成為與造化爭奇妙的文章。但莊周說理，易於超妙。屈原則是言情的。言情之文，往往會攔入庸濫的途徑，而離騷則不然。他有一種纏綿悱惻的情調，讀之使人低徊往復，沉吟詠嘆，不能自己。這種超妙的韻味，又非莊子說理之文之所可及者。所以他能上與日月爭光。這不但離騷一篇爲然。凡屈原之文，如九歌天問九章遠遊諸作，也莫不如是，莫不可以這一角度去窺探之，故我們要於此作一個特別的揭示，以爲讀離騷，乃至讀屈原全部文章者，作一個引導。我們看：漢人學屈原文華瞻富麗的鋪陳，即成爲兩漢文學的漢賦。六朝人學屈原文

工緻清麗的風格，即成爲代表南北朝文學的駢儷文。但均不免如美人的時裝，在當時自是儀態萬千，到那一時代過去了，其文體，即已「過氣」而成爲古典文。至如離騷，以及九歌天問九章遠遊等篇，則直到現在，還是日新又新，膾炙人口的美文。我們要美化中國語文的運用，發揮中國韻文——詩歌詞賦之類的韵文。不問其爲文言的，爲語體的，能從屈原的楚辭中去體會，才是基本的道路。

帝高陽氏之苗裔兮，^①朕皇考曰伯庸。^②攝提貞於孟陬兮，^③惟庚寅吾以降。^④皇覽揆余於初度兮，^⑤肇錫余以嘉名^⑥，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^⑦

右起至恐皇輿之敗績，凡十八韵；敘世家，及自己敦品勵行的修養與抱負。首句即提出高陽氏的苗裔，說明本身不惟是楚國的世臣，而且是與國同休戚的宗臣。所以雖遭讒被逐，亦甘守死不去的理由。

○帝，古代稱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爲五帝；高陽氏，即帝顓頊。見史記五帝本紀。苗裔，後裔也。裔讀一曳。高陽氏之孫重黎，爲帝嚳的火正。周初，重黎後人鬻熊，事文王有功，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江南的丹陽（今湖北枝江縣境）爲楚子。傳至熊通始稱王，是爲楚武王。以上見史記楚世家。武王的兒子屈原，（見左傳）即屈原的祖人，所以屈原是楚國王室的宗親。兮，丁一奚。語助辭，語言的聲調，中間少作稽留，或少緩以待思考。用兮字，以作沉吟之聲，使聲氣不斷，以便逗出下句語詞，故徐灝以爲呻吟聲。又爲歌辭，爲詩歌的餘聲。以上解釋，分見韻增，及說文徐注王注等書。按史記：夷、齊、采薇歌：陟彼西山兮，言采其薇矣！以

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即以兮字爲餘聲。後來國風、雅、頌，或在句中，或在句末，以兮字爲語助，爲餘聲之用，更爲廣泛。楚辭句讀之用兮字，即本於此，乃是周代詩歌所習用的語辭。⊙朕，世之鄭。與予字我字同義。古時，尊卑均可自稱爲朕，自秦始皇始，才爲皇帝專用的名辭。見蔡邕獨斷。皇，偉大而光輝曰皇。考：父死曰考，如祖考，先考。伯庸，屈原父名。按周禮：子不能直稱父名；此當是屈原父死後諡法之名，如孔子名尼父，即諡號。⊙攝提，歲星名，歲星，即太陽系九大行星之一的木星。又：天文黃道十二宮，以斗宿牛宿之間爲寅位，名攝提格。歲星出現於此宮時，即是建寅之歲，如甲寅年，丙寅年之目是也。見史記天官書。

貞，正也，值也。陬，又鄭孟陬，即孟春；夏曆建寅的正月。⊙庚寅，日干。古代紀日，不用初一初二，或一日二日的數字，而是用甲子、乙丑等干支紀日的。如書伊訓：惟元祀，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祠于先王。降，叶音尸，洪。出生爲降。按屈原生時，據劉師培云：「當在楚宣王著雍（即戊）攝提格（即寅）之歲，正月二十一日也。」此戊寅年，即周顯王二十六年，楚宣王二十七年，適爲西元前三四三年。至懷王之立，屈原年十六歲，懷王入秦不返時，屈原年四十五歲，證以史記屈原列傳，及屈原楚辭等篇所記的事故亦甚合。但屈原這生時的月日，大抵是假托之詞，不一定是實在的。按「寅爲人正」，見漢書律歷志。又：寅爲敬，見書皋陶謨「同寅協恭和衷哉」的注解。此假托寅年、寅月、寅日出生，即表示天生爲一公平中正，能尊敬同僚，和衷共濟的人，絕非好與人鬧意氣的崖岸自高者。但後來卒爲同列所妬嫉，所排斥，所以更爲痛心，只有一死殉道了。⊙皇，即皇考。覽，即觀察。揆，猶云斟酌，考慮。初度，初生